

羊牧之傳略

郑重 编著



羊 牧 之 像

畢生坎坷百無一可
歷盡滄桑我還是我

九二老人羊牧之

羊牧之传略

羊牧之(1901-1999),1901年7月30日生,小名巧生,属牛,后取名牧,字牧之,以字行。江苏常州市人。是教育界、文化界有名望的老前辈。是全国有知名度的古典诗歌诗人。是毕生宣传瞿秋白同志作出重大贡献的人。

他出身贫寒的家庭,祖父羊万光(1822-1897),原籍泰兴。1844年秋,太平天国亡,江南因连年征战,人口税减,田园荒芜,渡江来武进龙虎塘潘墅一带帮工,后定居潘墅栅门村,盖有三间土坯砖瓦平房,置二亩半薄田,1899年卒,享年77岁。父亲龄先(1851-1926),幼从塾师学习三年,随父参加田间劳动,学有裁缝手艺。取妻陈氏,生一子三女。因生活困难,与陈氏又欠合,家中劳务托付给陈氏及长子羊坤之后,长年在苏州、蚌埠、常州城里打工。做裁缝,干旅馆茶房,到茶馆打杂,当富人家门房,或

帮着到乡下收田租,甚至摆小摊。瞿秋白的叔祖父,亦即秋白父亲瞿稚彬的叔父瞿赓甫,官任湖北布政使,后升巡抚,未到任而病逝,但余荫犹在,在青果巷有一宏伟的大院宅名八桂堂,内有天香楼,1898年,稚彬到离城二十里的大岸村金心芑家与其次女金衡玉成婚满月后,回常州即住进八桂堂天香楼,与堂兄弟等一起吃住生活。是年龄先到瞿家做裁缝,帮瞿家到乡间收取些许田租(后来田都卖掉了),结识了早为寡妇的女佣徐氏。按徐氏是武进三井乡徐家村人,1867年生。十九岁与邻近的陈家村弹棉花的陈姓男子结婚,未几年,该男子患肺病去世,徐氏成了年轻的寡妇。去江阳小湖大岸村曾任广东盐运使金心芑家做侍女,服侍金衡玉小姐,后心芑家搬住至贤庄时为十乡总董的金涵如家,因涵如是稚彬的大姐夫(即秋白的大姑夫),家中房屋众多,且有华丽的私家园林。龄先与徐氏私下结合后,于1901年生一男孩叫巧生,旧称私生

子,即后来的羊牧之。

稚彬、衡玉住八桂堂天香楼后,1899年生下秋白。后因大家庭人多,经济来源又缺,生活日见困难,稚彬、衡玉家乃分开,迁住乌衣桥,后又迁至织机坊(今延陵西路)庄氏的星聚里九皋楼下,因庄氏为秋白祖母娘家。最后又因生活困难所迫,迁住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。牧之母亲徐氏也就带着寄食于瞿家的孩子离开了宗祠,住进茭蒲巷花椒园贫民窟里。几年后,又租住麻巷西头一陈姓家门口的小房子里。牧之生长在这样特殊而贫困的家庭中,因缴不起学费,没钱买课本及文具,先进冠英小学(觅渡桥小学前身),后进育志小学(新坊桥小学前身),只读到五年级就辍学在家。但他好学求进,能刻苦自学。离开瞿氏宗祠后,还时常去宗祠,由秋白教他数学、英语,给他《泰西五十轶事》等书籍,还有一本《花月痕》小说。每次回来,总是好好地自学。又恰好这期间,他住的陈姓房主家有不少藏书,主人

发觉这个十岁出头的少年欢喜读书，借给他《唐诗三百首》，《古文观止》等书，牧之如获至宝，白天及夜晚油灯下，仔细阅读，并选择抄写、背诵。他央求父母给钱从旧书店里买回一本《康熙字典》，对不认识、不懂的字，翻查字典，得到解读和释意，从此爱上了古诗文。过一时期，家中生活更拮据，一家搬住到东郊白家桥堍一简陋小屋，在门口摆小摊，卖些荸荠、野桃、小糖子、针钱、草鞋等度日。此时，也巧逢机遇，武进北乡焦溪有一位前清秀才，是有名望的乡儒吴卓铭，在白家桥郑家场前后郑炳森、郑炳照家设塾，执教郑家及邻户家孩子。牧之亦进塾受教。由于他年龄较大，天资聪慧，好学不倦，为卓铭先生赏识，另加指教。牧之乃更加用功。稍后，牧之竟被择为助教，卓铭有事不能来时，由牧之代为授课，两人逐成为忘年交。牧之的古诗文大有长进，自学成材，教学相长，也可为人师了。为了解决牧之家的生计，由卓铭介绍他到武进焦溪北

乡锁石桥小学任教。之后,还介绍到其他若干私塾为师。从此,走上了教育工作的岗位。其间,1921年,由郑炳森家看中,牧之与炳森家女郑杏珍结了婚。此时,同在白家桥街上,居有前清进士钱名山先生,他辞官归里后,在寄园设帐授徒,从学者甚多,牧之亦曾从批受学于寄园名山先生门下,学识更有大进。之后,牧之在沪、汉参加革命工作四年(后面详谈)。回常后,即先后在武进女子艺术职业中学、辅华中学、上海景平中学任国文教师。但都为时不长,因为,时遭“思想左倾”、“有共党嫌疑”之说,而被辞退了工作,时常失业在家,间或又去私塾教书,或到富家做家庭教师,一家生活艰难,妻子常摺纸锭,跑当典,聊以糊口。牧之父母在儿子成家后,住在大井头。1923年母亲徐氏病逝,享年56岁。1926年父亲龄先亦病故,享年75岁。所幸他俩已看到有了亲的孙子。1937年初,牧之在上海景平中学任教,被嫌回常失业在家,后去城里庙西沟某

富家任家庭教师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国共两党举行第二次合作，共同抗日。正值淞沪会战，我军开始撤退、兵荒马乱之际，牧之乃投笔从戎，到设在镇江的国民党政府的陆军通讯兵团任文秘工作，后任营政治指导员，随军至武汉、江西，再到湖南常德。妻子带着四个孩子，随四婶婶家逃难到武进南乡庙桥钱家村。1938年春，牧之辗转来信，并寄款至上海原白家桥邻居张增元处，妻子及四个孩子乃乘民船至沪，会同在上海做学徒的长子，一共六人，在张增元及原白家桥房东吴师母帮助下，乘轮至香港，再乘火车到湖南长沙。复经名山先生次子钱仲易帮助，坐轮船至常德与牧之会合。战乱期，颠沛流离，悲欢交集，由此可见。不久，武汉失守，长沙吃紧，一家随通信兵团迁至湘西之浦市。牧之又因下面要谈到的写诗以隐喻怀念友人，并支助进步青年张才甫去延安，当局视为“思想左倾”，嘱另谋工作。牧之愤慨地用黄仲则<都门秋思>原韵，

写了<秋感>四首七律，寄长沙第九战区干训团政治部主任彭国栋，得到赏识，接收到该团任政治教官，后又去湖南省干训团任同样职务，至1941年即去湘乡中学任国文教师。这样前后共计四年在国民党政府部队和干训团任了职，又回到了教书岗位。1941年秋，牧之由于与湘北名士萧荔衡有诗交之谊，被推荐到邵阳竹篙塘国立第十一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师，时用羊牧的名字。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，抗日战争胜利，十一中迁至岳阳，改为岳阳中学。牧之又以抄呈诗作，寄江西教育厅厅长李莼，被聘为江西九江中学高中国文教师，在该校一年，经名山先生第三子，时在省立常州中学执教的钱叔平推荐，回常州到柏楨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师。1949年常州解放，该校改名为育民中学，被任命为副校长，兼教国文。因不愿做行政工作，请调去江阴县中任教。1952年调任省立常州中学高中语文教师，曾任教研组长。十年后即1962年被调出筹建瞿

秋白故居、纪念馆,后又调任市政协常委、专职副秘书长,到“文化大革命”,被诬为“吹捧叛徒瞿秋白”之罪名,遭到批斗。但他一笑了之,说:“中央出了坏人。”并坚信瞿秋白不是叛徒。70岁时,在市政协办了退休手续,在家里看他爱看的古诗文,写他爱写的传统诗歌。这样,牧之先生自武进锁石桥小学起到省立常州中学。从常州、湖南、江西、再回到常州,先后从教达四十余年之久,且一直教授国文,可谓桃李满天下。解放后原国立十一中学学生、南京大学教授周国伟,原国立十一中学学生、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胡仲实、金玉莲,原九江中学学生、远在甘肃兰州工作的邬惕吾,都曾远道来常州拜望牧之老先生,极尽尊师之道。

牧之先生毕生好读书,手不释卷,尤爱传统古典诗歌,进行创作实践,到老精力还是那么旺盛,写诗写到临终九十九岁。他是活到老、吟哦到老,生命不息,诗歌不断的人。因而人们称他是“世纪同龄”、“诗坛寿

星”。他生平创作古典诗歌近二千首。可惜“文革”期间被抄家，诗稿悉数抄没。到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结束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拨乱反正，归还被抄的文物时，内一卷《诗存》竟已无着，该卷多抗日胜利后到解放前夕之作，秦火乌台，能不慨叹！收集在他所著《秋华馆诗存》中的诗，有 1100 首，收集在《秋华馆诗存续编》中的诗有 400 首。两集共计 1500 首。《诗存》中的第一首诗是 1925 年写的<书感>：“轮泥蹄铁几时休？尽把年华付水流。欲问秋风缘底事，芦花无语只摇头。”青年时期的他，即有人生旅途艰难的萧瑟之感。《续编》的最后一首绝笔诗，是他 1999 年病倒住医院前写的<百岁后怎乐>，“倭寇侵华遇大难，未逢九九可登攀。岁终九九怎生乐？写字作诗心地宽。”既感慨生平，又是那么乐观。

牧之先生的诗，秉承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和汉、魏、六朝遗风，盛唐诗歌的典范，以及清代流派纷呈的后劲。能采百家之长，学习古

人，不囿于古人。适应时代之进展，自抒胸臆，自成风格。他的诗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格律谨严，有时代感，寓意较深，清新隽永，潇洒自如，风韵有致。且通俗易懂，琅琅上口，深得人们的喜爱。在救亡图存，艰苦奋斗，八年抗日战争中。牧之拖男带女，经历血与火的洗礼，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。俨然以少陵之笔，写下很多可歌可泣、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。如《离家》：

“闻说大场陷，苏常不复安，虏骑将直上，庐舍焉能完。门前踣躅者，蒙袂不忍看，强者释囊箠，倚壁心力殫。弱者戴星月，憔悴步蹒跚。慈母哭稚子，夜雨咽寒滩。阿姐觅小弟，春露泣幽兰。兄散不知处，弟饿索晨餐。夫死道旁卧，妻哭摧肺肝。天地为之怒，江河为之湍。悲风劲且厉，哭声干云端。家乡不能待，何忍再盘桓。夜起别妻子，慰语各辛酸。出门登前途，愁重客衣单。茫茫将胡适，凜凜薄岁寒。”

这首诗，充分反映着抗日战争时期，人

民颠沛流离之苦，有类似杜甫《三别》那样的沉郁凄楚。

他的<哀岛虏>吟道：

“岛虏不知乾坤大，一朝蜂屯来海外。连天烽火起卢沟，黄浦江头流血债。江头白骨寇酋狼，乱飞铁乌似羊群。讵料中原遇饿虎，始识汉家飞将军。汉家健儿诚英雄，月黑风高每建功。五岭青葱三江碧，不怕血染杜鹃红。太行山高塞草萋，战车辘辘雁门西。谷邃林密鬼夜哭，袭击声中风凄凄。呜呼一数华中华北两年来，盗弄潢池胡为哉。空掷头颅一百万，赢得铁舰载骨回。”

此诗正气凛然，描述了我国军民英勇抗日的决心和威力，怒斥日寇的侵略和狼狽惨败的情境，充满激情。

再请看《书愤一首寄呈海上名山夫子》一首七律：

“龙泉手抚怅如何，回首中原感慨多。
杀敌曾闻焦土语，欺人又唱睦邻歌。
仲连东海慢埋我，武穆西湖要铸它。

堪喜南来诸将帅，攘夷不负渡黄河。”

此诗遣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。颂扬了我军将领抗日的决心。

他的《鸱鸢曲》中叹道：“人生不忍听，半夜鸱鸢声。声中逃死者，自说是新兵，上月下弦日，被缚强入营。营中多饿死，赤体弃榛荆。岂乏殓理费，费贵性命轻。伤心痍未死，藁葬趁三更。……。”又如《求死翁》中道：“……云于故乡来，数月绝粮食。树皮与草根，山穷难再得。有翁剩一身，晚景凄凉极。爨下半升粮，复被强者贼。从此僵卧人，四体干如棘。……月出欲自戕，有刀已无力。月上欲自悬，梁高不能陟。月落欲自沉，水远空相忆。清晨有乌啼，啼声一何恻！”再看《米荒词》有句吟：“今年谷未熟，斗米珠一斛。官家平糶忙，杂粮一半菽。三日两日无，饥者如逐鹿。……南村驼背翁，低头行踖蹰。含泪冒晓烟，将犊去换谷。顾得眼前疮，那管心头肉。北市强项人，不耐餐苜蓿。劫食不劫财，挺身当鞭扑。慷慨对衙官，怕

饿不怕戮。”又看《父母心》一首云：“昨夜梦中起坐凉，忽闻邻妇哭儿声。哭声到晓犹未止，都说娇儿不应死。初哭仰天呼，再哭血泪苦。三哭形销而骨立。我闻哭声感慨深，此是天下父母心！试问天下父母官，踞有父母名，为民泣下几沾襟！”

哀哉！此类民间疾苦，社会黑暗，牧之奋笔疾书，感慨万千，深表同情。而名为父母官，却不为民解难济困，高高在上，诗人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！

这时期，也有若干倾抒飘泊之苦，深感怀才不遇和不平之鸣的遣怀之作，十分感人。如《宿来阳小水铺》：

“学书学剑愿难终，廿载为文不送穷。
晓镜催衰双鬓白，寒窗冻小一灯红。
无鱼击铗歌犹壮，有市吹箫调未工。
三十功名如是也，要吟断雁叫西风。”

如《不寐一首》：

“一宵蕉叶带风凄，冻雨声声韵未齐。
客枕宁无三径梦，乡音惟有五更鸡。”

家如断梗何方寄？身似寒鸦到处栖。
凄绝荆妻书告我，灯前儿女为饥啼！”

又如《秋感》四首录一：

“看人挟策上西京，何事拈毫百感并。
但有谗言离屈子，更无买赋到长卿。
云来衡岳催秋色，江入洞庭带恨声。
试望四围山气郁，冈峦起伏总难平。”

另如《落花词》八首录一：

“晓风澹荡满江城，点点新愁叶底生。
蛛网有心怜别绪，柳丝无计系离情。
池塘春草三更梦，落月杜鹃一夜声。
何事芳园添惆怅，檐前如雨到天明。”

再如：《天涯》咏

“天涯飘泊又年终，人海栖迟类转篷。
傲骨梅花照月夜，衰容杨柳瘦西风。
客中乍酒心先醉，梦里成诗句未工。
一事堪赢黄仲刚，寒衣新剪在熏笼。”

《己卯除夕》咏：

“饮罢屠苏不解眠，寒窗静耸作诗肩。
遥闻犬吠惊新竹，未到鸡鸣尚旧年。”